

“坐桶子”和“提签签”

□夏孟珂

四川方言中，一些年龄稍大的人会把团队中发号施令的人称为“坐桶子”或“提签签”的人。如：“我们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王谦荣，实际上‘坐桶子’的是刘达山，他才是真正的老板。”“你要去谈成这笔生意，得找到他们单位‘提签签’的人，找其他人谈都是空了吹。”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，“坐桶子的”或“提签签的”是真正掌权的人，那这两个词语的来源究竟是怎样的呢？

“坐桶子”和“提签签”这两个词语都来源于川剧。戏剧必须配有音乐，不光是一种伴奏，还起着发号施令、掌控节奏的作用。川剧音乐有“三分琴七分鼓”的说法，也就是说锣鼓在其中特别重

要，这也是川剧的一大特色。

演员出场之前得有开场锣鼓，中间各种场面也得配有锣鼓，锣鼓响起来，与情境相应的气氛和味道也就出来了。整个乐队中，担负指挥作用的是打小鼓（又称“板鼓”）的鼓师，他是乐队的首席，是核心，其他打击乐和弦乐、管乐的乐手都由他指挥。演出时鼓师两手不空：他左手执的“板”（又称作“提手”），是用红绸带连接三块硬木而成，手捏下面一块，晃动上面两块击打，发出的响声就是节奏中的“板”；他右手拿一根“签签”（又称“签子”，竹制，比筷子略细）击打特制的小鼓，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就是节奏中的“眼”。所谓“有板有眼”，就是所有乐

手都得按照鼓师击打的“板”和“眼”进行演奏。整幕戏或一场戏的起乐、中途的停顿、演奏节奏的快慢缓急，都得按鼓师的指挥行事。鼓师的“签签”有点像现代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，“签签”击打小鼓发出的声音、挥舞起来的横竖姿势，以及执“签子”的右手有时向上伸出几根指头，都是号令，有特定的意思，乐手据此各自按部就班进行演奏。

大概是因为鼓师是乐队的统领，“统”与“桶”同音，于是四川人就诙谐地称鼓师为“坐桶子”的人；他捏着一根“签签”发号施令，所以又被称为“提签签”的人。由此引申开来，就把掌握权力的人称为“坐桶子”或“提签签”的人。

□雪郎

三娃“装舅子”

三娃排行老三，其姐该放人户时，订了个三十华里外的人家。姐姐结婚那天，家里让三娃“装舅子。”

“装舅子”，即姐姐或妹妹出嫁时，哥哥或弟弟穿戴光生拖在尾巴后去送亲，人靠衣裳马靠鞍嘛，后成讥讽爱穿着打扮之语。

在吹鼓手吹奏的乐曲声中，三娃跟着送亲队伍上路了。只见他脚蹬甩尖子皮鞋，头发二八开，抹了发油，虱子上去都得挂拐棍。

皮鞋有些打脚，没走三里地，三娃脚后跟就起了血泡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一瘸一拐走着，有妇女感叹道：“嫁得太远，送亲客脚都走蹿了。”

路上，有村民家的狗见了狂叫，主人训斥道：“叫什么叫，今天你去坐上席！”三娃明白对方在骂自己，也不好回怼，只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。

到了姐夫院子，三娃不能直接登门，要等陪客师来接。陪客师先与三娃握手，送上好烟，亲自为其点燃，引领他来到酒席，安排其坐堂屋八仙桌上位左席。喜庆场合左为尊，三娃也不客气，这位置今天就该他坐。

陪客师负责陪三娃吃喝玩乐，不离左右。陪客师跟班不能脱岗，脱岗即失职。在布置新房时，新郎会发红包，陪客师忙于抢红包，回来后三娃一顿数

落：“X姓这么大姓人，没有懂礼的吗？”陪客师急忙说对不起。

席上多为九道菜，一桌至少两斤猪肉。三娃这桌，厨师会单独加一道菜，他们用另一个碗扣住，再用红纸盖上，第一次是空碗，提示三娃该准备红包。第二次碗里有菜，三娃给出红包后方上菜。也有厨师脸皮厚，一碗空、二碗空，第三碗才有菜，无形中“装舅子”的得多给一个红包。

岁月变迁，“装舅子”好多礼数已经消亡，但穿戴光生却保留下来。出门因打扮老是不能成行，同伴就有些恼怒：“打扮这么久，是去‘装舅子’？”

□张文海

纸捻(儿)

现代人大多不知道纸捻(儿)是什么，它是过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引火小物件，功能与打火机、洋火(火柴)类似。但它比打火机、洋火低微，不过是用黄色草纸条斜搓成的筷子样纸卷而已。不用时，一大把装进帽筒中，要用时抽出一根在火种上点燃，只让它像香一样燃烧，用口一吹，便可点燃明火，随心所用。

巴金小说《秋》中写到觉新和他的三爸克明闲聊时，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：“克明埋下头，眼光无意地落在手里的水烟袋和纸捻子上，纸捻子还在冒烟，他

便打开烟筒摸出烟丝来装上，吹燃纸捻子，呼噜呼噜地抽起水烟来。”

纸捻子，成都平原农村称纸捻(儿)。过去吸水烟有一套流程：先要从烟袋前面的烟筒里掏出烟丝装进后面的烟斗里，吹燃手中纸捻(儿)，点燃烟丝，口衔弯曲的烟嘴开吸，烟经过底部的水呼噜呼噜过滤再进入口中，可减少尼古丁的危害，一口吸完后，抽出烟斗，吹掉烟筒巴，再重复如上程序。

吸一台烟，通常要重复十余次以上过程，用洋火(火柴)或打火机点水烟，都不如吹纸捻(儿)来得方便

快捷，手还要近距离接近烟斗点烟，很不安全。

那时农村家庭煮饭引火，也多喜欢用纸捻(儿)，经济只是一个方面，用洋火虽然也不贵，但洋火易受潮失效。这时取一根纸捻(儿)，到邻居家引来火种，就不用担心肚儿唱“空城计”了。

纸捻(儿)，有的地方称纸煤，也有的地方称纸煤，都有道理：纸煤，是因它有煤的燃火功能；纸煤，是因它是火与柴的媒介。而纸捻子或纸捻(儿)，则强调制作过程和形状，捻，意为搓转，即用手搓转成的纸质条状物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劊(qiāo)劊匠

□王绍诚

“劊(qiāo)劊匠”，即驢匠；就是专司驢割猪仔、鸡仔，使其长肥增重的匠人。

农耕时代，“劊劊匠”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行当。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西昌城区都还是半城半乡；好多城镇居民还在城镇边开荒种地、养猪养鸡养鸭。我的外公家住马水河街东头，在河滩开有荒地(过去东河随时改道，河滩很宽)，种麦子、苞谷、瓜瓜豆豆和叶菜，既供养家用，也添补畜禽饲料。一年总要养两头猪和一群群鸡鸭。

不用说，家里每年都要驢猪驢鸡。街上小铜锣一响，大家就

知道是“劊劊匠”来了。家里人赶快去把师傅请进来，递上一个矮板凳请师傅坐下。师傅取出挎包中的小布包展开，麻利地把猪仔倒提起来驢割睾丸，然后将刀口简单缝拢，随手掸(shàn)上一点药粉，惊惶万状的猪仔嚎叫着跑开。驢鸡也差不多如此，只是要轻巧些。奇怪的是，那些猪仔、鸡仔的刀口几天就长好了，从来不发炎。

西昌方言中，与“劊劊匠”完全同音的还有这样一个词：“撬撬匠”——比喻专门挖人家墙角、夺人之美、把别个的好事撬脱的无耻之徒。当然，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□汤飞

饿痨饿虾，出得你家

我小时候，家头并不富裕，总要隔很多天才吃得上一顿肉。当时祖祖牙口不好，只能吃炖肉，而且是炖得稀溜烂，一抿就烂的那种。所以，家里每回都用锅慢慢炖肉。

为了防止肉汤扑出来，老妈会用勺子把锅盖垫起留一条缝，然后小火慢炖。浓浓的肉香随着热气向外冒，钻进我的鼻孔里，引得我直咽口水。我在灶前转了几圈，反复问：“熟了么？”老妈总是回答：“差口气。”

再过一阵，按照以往的惯例，可以试吃喽。老妈舀起一块半肥半瘦的肉，让我用筷子夹着尝一尝。我忽然感觉筷子有点滑、夹不稳，索性直接上手抓肉。结果烫手啊，我连忙吹气，迫不及待地送进嘴巴。舌头像搅拌机般翻动，满口是香，简单嚼两下就吞进

肚子。我猜当时的表情一定很滑稽。老妈忍不住说：“慢点，几天没吃饭喽？饿痨饿虾，出得你家！熟没？”

“饿痨饿虾，出得你家”这句话，其实并没有多少贬义，多用于调侃，尤其是长辈对晚辈，显得亲切。

我连连点头。她用筷子夹了一下肉，自言自语：“还差点火候。”继续往灶孔里加柴。过一会儿，我这个试吃员再次登场，仍然是狼吞虎咽，好像从没吃过肉一样。老妈总会给出同一句评语。

炖肉的过程中，我解了馋，几乎吃个半饱。等菜端上桌，很快变成“眼大肚皮小，看到吃不了”，只吃点瘦肉和肉皮就饱了。

其实，现在的小孩儿是一样的。不管吃啥东西，刚开始馋得不行，肚子好比无底洞，当可以敞开吃时，又“后劲不足”喽。

□陈世渝

丢头大

东西不好，说话不算数，重庆人说丢头大。

买把藤藤菜，除掐了点嫩嫩外，甩了嘿多老杆杆，丢头大。

有天，我们打麻将三缺一，喊赖时猴来凑个角，他答应得霍霍的，说分分钟逗到。哪晓得，三副颜色一等不来，二等不来，急得鬼火冒。茶都喝淡了，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，结果呢，最后赖时猴说：“兄弟伙些，实在对不起哈，屋头突然有点急事……”

等了半天，把我们气惨了。刘哥含血愤天地说：“勒娃是个言販

子，说话丢头大，二回不跟他耍了！”

一个熟人找我借一万块钱应急，说过几天逗把钱还我。我看他信誓旦旦，半夜便到银行去为他刷卡。他接过钱，嘿门激动欢喜，说勒辈子认定我勒个朋友了，二回发了财一定要好生报答我。我说你先莫说感谢的话，不要骗我，到时把钱还我逗行了。

约定的还钱时间已到，那人却爽约了，我打电话去要，哪里还找得到人影，勒哈我才晓得上当受骗了。哎，勒娃说得好好听，但是丢头大！